

清朝的「不剪吊牌」

吳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有一段，寫「我」在上海赴宴，和一個叫莫可文的小吏對坐，忽見莫可文的袍子襟頭垂下了一個二寸來長的紙條，上頭還有字，並且有小小的一個紅字，像是木頭戳子印上去的。「我」莫名其妙，只是不便作聲。散席後，便請教同席的卜子修，方才明白原委。

原來莫可文窮困潦倒多年，每有應酬，都是找朋友卜子修借衣服。但這次宴席，卜子修也要參加，沒有多餘的衣服。

莫可文又交遊極少，沒有其他借處。幸虧卜子修當差，認得彩衣街一帶的衣莊，便想了個主意，去拿了兩件灰鼠袍子來，謊稱是代朋友買的，先要拿回去給朋友看，看對了才要，當天來不及送回來店裏，要耽擱一天。

店家同意了，但交代說：袍子鈕釦上標價、蓋紅戳的紙條碼子，是不可解下來的，否則就一定要買。莫可文生怕把碼子弄壞，用外褂罩住，結果吃飯時寬衣不小心漏出來了。

這一幕何其眼熟。如今，「不剪吊牌」已經成了電商網購的一大頑疾。按照「七天無理由退貨」的規定，網購的衣服只要吊牌完整，就可免費退貨。所以有些人就鑽空子，把衣服穿幾天又退貨。更有人在開運動會、文藝匯演時，組團網購幾十件比賽服、演出服，活動結束後全部退貨。逼得很多商家沒辦法，只好把吊牌做得越來越大。

沒想到清朝末年，就有「不剪吊牌」這一幕。但莫可文尚有情可原，一來確實囊中羞澀，二來他還有羞恥之心，把碼子藏在外褂裏。而現在有些人，囊中不差，臉上也差不差，本來不差百八十元錢，卻佔盡便宜「薈羊毛」，而且堂而皇之掛着A4紙大小的吊牌招搖過市。吳趸人若是目睹一百多年後這種沒有道德底線的「怪現狀」，可能要嗟嘆自己的諷刺筆鋒太保守了。



瓜園

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意式千層酥

意大利人做事喜歡留一手，你以為提拉米蘇已經是他們的壓軸好戲，殊不知在那不勒斯的街角，藏着一樣更古老、更囂張的甜品——Sfogliatella，意式千層酥。作為這座城市的另外一顆心臟，被包裹在層層疊疊的酥皮裏，跳動了三百多年，仍舊不知疲倦。

從外形上看，它比起甜點，實在更像一件藝術品。有時像貝殼，以扇形展開；有時像龍蝦尾，帶着一種呼之欲出的動感，不管哪種，都恰如其名。如果真有閒情逸致去數，那一層層薄如蟬翼的酥皮，會多到令你懷疑人生。

不過，這美味的身世，遠比它的樣貌還要「硬核」。

十七世紀的阿瑪菲海岸，聖羅莎修道院的修女們為了不浪費食材，將果乾、檸檬皮包在麵皮裏拼成了一口味覺盲盒。後來，手藝翻牆而出，落到那不勒斯的一位甜點師手裏，經過一番包裝改良，變成了如今的樣子。千層酥有兩種版本，一種是riccia，一種叫frolla。前者屬正統派，外殼層層分明，咬下去酥脆過癮；後者則更溫順，像酥餅，口感也更鬆軟綿密。兩派各有擁護，但在當地人心中，剛出爐的riccia永遠是經典中的經典，外殼碎裂開來，彷彿秩序的崩塌，只要吃過，衣服就會變成戰場。

更不用說內裏綿密的橙皮乳酪餡，它是用ricotta乳酪加粗粒小麥粉熬成基底，再拌入糖漬橙皮和肉桂製成，有時加幾顆果乾。組合聽起來不算驚艷，吃下去卻是別有洞天，奶香柔潤，橙皮沉穩，藏着誘人的微苦和肉桂香，飽滿、充實。好像這座城，一切看起來不甚溫柔，有些嘈雜、細密。可也就是在這裏，出產了全世界最好的披薩、最濃的咖啡，還有讓甜點師傅們折騰了一輩子的千層酥。你站在路邊吃完，拍拍手上的碎屑，雖然聽不懂周圍人在說什麼，但一切，卻似乎早已了然於胸。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這次上井岡山之前，特意翻了翻二〇一三年在井岡山那幾天的日記，發現當年去了「天街」，買了著名的「狗牯腦」茶。這種茶葉始製於明代末年，產於羅霄山脈南麓，遂川縣湯湖鎮狗牯腦山，該山形似狗頭，故而得名。茶葉的古怪名字也源於此。

從地圖上看，我住的地方離「天街」很近，抽了點時間故地重遊。「天街」其實是茨坪景區中心的步行街區。我努力回憶十三年前的「天街」，卻只能想起那天是傍晚，店鋪星星點點的燈光，其他的記憶全躲進了腦海深處，想不起來了。可以肯定的是，「天街」的規模比那時更大，街面更整潔，店鋪也更多了。

或許不是旅遊旺季的緣故，店家都有些懶散。飯店客人少，油煙味也少；古玩店生意更清冷，幾家店雖開張，卻用根木柱橫在門口，無聲地表示「謝絕入內」；特產店的生意算不錯的，店主也沒有大聲吆喝招攬顧客，只是微笑着做出「請君入甕」的姿態，等你走進轉過一個圈，才過來介紹產品。

各家店的特產都差不多，黃桃

乾、柚子皮乾，薑糖、陳皮糖，還有紅米酥、花生酥。因為惦着「狗牯腦」，我特意去了規模不小的一家茶葉店。老闆三十歲出頭，既有山民的誠懇又有商人的精靈，把我讓到茶台前，拿出兩大包今年的「狗牯腦」新茶，洗淨兩個玻璃杯，兩種茶各泡了一杯，要我品嚐。

茶香素淡，確實是明前茶的鮮爽，也有南方水土的柔潤。於是我便問價，他先說了兩種茶葉各自的標價，又說了賣給「朋友」的價，我知道這裏的「朋友」指的就是我這個剛

和他見面五六分鐘的外鄉人。我也換了買家的話術，指着細葉舒展如鉤的那種說，這一種「賣相」好一些，漂亮，不過，我是買去自己家裏喝的，就要便宜點的那種吧。他點頭稱是，熱情地稱了裝好給我。告別前，我倆又加了微信。天街再有新貌，我在朋友圈就能看到了。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抵抗噪音

傳來電鑽打孔時抖動和鐵錘敲打時震動的聲響，余華說尖銳的聲音讓他感到心臟十分難受。

為了保護心臟，只能「兩害取其輕」犧牲耳朵，他打開兩個房間的雙層窗戶，「真誠地歡迎北三環上川流不息的汽車噪音蜂擁而入，它們可以緩衝樓上的聲響」。有一次，他把電鑽和鐵錘隆隆的聲音設想成是在給整幢大樓「按摩」，反而在噪聲中也能睡着了。

我也在其他人的故事裏，看到類似對抗噪音的智慧。有人住在高速公

路旁的公寓，每日被車流噪音侵擾，不耐噪的人尤其難以忍受。前屋主告訴這名住客，若把車流聲當作「海浪」聲，日子就會好過一些。照着這般念想，住客從窗戶看出去，來來往往的快車在高速公路上疾駛，成了陣陣翻湧的「海潮」。不斷襲來的「海浪」聲全天候伴隨他們一家，直到後來另換居所。

這樣有些近乎阿Q的方法，我後來也親身試過。前幾年搬家，新住處緊鄰城市環線的動脈道路，日夜不息的車流聲不絕於耳。起初被噪音困

擾，煩躁難眠，此後開始學着把車流帶來的震動當作給大樓的溫柔「按摩」，把連綿不絕的引擎聲當作海邊陣陣「海浪」，就這樣，刺耳的喧囂多了幾分溫柔，原本排斥厭惡的神經鬆弛下來，擾人的聲響也成了入眠的溫和背景音。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都是龍袍惹的禍》

息的傳統劇目。

該劇的故事結構和人物關係其實並不複雜，編劇採用直線敘述方式亦讓觀眾容易理解劇情。潘惠森的筆法高明之處，首先在於強化各角色的堅實個性和存在信念，另外全劇有不少比喻，既與劇情互有關連，亦能引發觀眾聯想。例如上下半場，安德海與小李子（即李連英）都以青苔為例與慈禧對答，寓意草根階層與牢固高牆的附屬關係；下半場安德海為保命而懸掛的旗幟「日形三足鳥」，亦有背景淵源，寓意可堪回味。

全劇引人入勝之處，在於編劇為安德海建立深邃的人性。該角色是真實歷史人物，編劇並非為他「翻案」，而是發掘其真摯心靈。安德海遊走於各個權力人物之間，無奈成為被打壓的棋子，最終淪為犧牲者，似乎就是命運使然。

我曾觀賞二〇一三年的首演版本，是次再看演員劉守正飾演安德海，感覺他更加深化了角色的深層意識。下半場說到安德海的卑微出身：「好淒涼、好痛。」劉守正說來委婉、內斂，粵語的「淒涼」令人更加

感慨。導演司徒慧焯於簡約舞台作出流暢而焦點清晰的調度，宮廷內所有角色都以直線和直角步行，營造「步步為營」的嚴謹規矩。角色之間的對峙，尤其是下半場安德海與丁寶楨的審訊場面，兩位演員的移動、對話和視點，都令人感到劇力萬鈞。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彈維金娜琴的女子

獨奏。黑膠封套選擇的是荷蘭黃金時代風俗畫家雅各布·奧徵維爾特的作品《正在演奏音樂的兩位女子和一位男子》。

曾和彼得·德·霍赫同在一個工坊習畫的奧徵維爾特同樣對室內風俗畫情有獨鍾。在這幅光影交織、略顯私密的室內場景中，兩女一男正圍在一架維金娜琴邊彈唱。畫作的構圖形式和維爾爾著名的《音樂課》相似，但後者的名作更注重室內透視關係的絕對準確，而奧徵維爾特這幅則



強調三人和奏的互動氛圍：身穿一襲粉紫色絲質華麗長裙、背對觀者的女子正站在琴前彈奏着；琴旁坐着面對觀者的藍裙女子，手捧樂譜似乎正在清唱；而藍裙女子身前的臉部位於陰影處的男子則在全神貫注地拉奏小提琴。

或許是被琴瑟和鳴的氛圍所調動，前景地面上的兩隻小狗也躍躍欲試，似乎要一起玩耍。值得一提的是，右下角的白色小狗曾被遮蓋，或許前藏家認為畫中狗的吠叫聲對正在

演奏音樂的三人是種干擾。但被復原後的畫作恰好能反映出當時荷蘭家庭中「亂中有序」的生活常態。作為當時女子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音樂的教育和普及程度也在此作中得到了進一步印證。

「碟中畫」《四首羽管鍵琴組曲》/《正在演奏音樂的兩位女子和一位男子》



藝加之言

王加

逢周三見報

英德春茶飄香



圖為日前茶農在英德市積慶里茶廠採摘春茶。中新社

位於廣東省的英德市茶園面積達十八點六五萬畝，去年乾茶產量一點八萬噸，全產業鏈產值達一百〇二點八八億元人民幣；區域公用品牌價值達五十一點七八億元人民幣，首次躍居中國紅茶類第一。



灣區逸趣

逢周一、三見報

大英博物館的一堂課

受大學委託，明年一到四月要帶我校十幾名學生在倫敦學習、生活一學期。今年三月春假時來到這個國際大都市，先行「踩點」。適逢正在倫敦教學的本校藝術史系教授安排學生參觀大英博物館，和工作人員面對面交流，我也借光「蹭」了堂課。

這次博物館派出三位亞洲美術專家為我們介紹部分館藏。中國西藏藝術研究人員展示清朝年間用緞錦緞裝裱的唐卡佛畫。我們對精美的牡丹、盤龍圖案嘖嘖稱奇，他卻指出畫軸上端的犀牛皮「護肩」。第二位介紹明代的一尊釉彩陶器，刻畫的是八仙中的漢鍾離，袒胸露腹，衣褶分明，眉宇微蹙，姿態和神情都很生動。

第三位更是講故事的高手。她展示的是兩個小雕塑來自爪哇，一個似乎是佛陀，另一個則是當地戲劇中的丑角。出奇的是，前者反常地坐在高背椅上，且椅背的後部用丑

角面具作為裝飾。她說，經過調查，數百件類似藏品在別處未見，其實是當地人為了盈利，特地製作出來賣給英國殖民者的，有的日後就被捐贈給了博物館。聽慣了英國人如何在殖民地燒殺掠奪的行徑，這倒是一則以弱勝強的「逆襲」故事。

館內人員對藏品的保護無微不至。畫軸、雕塑等藏品都用層層紙張包裹，鎖到保溫保濕的櫃子裏。他們除了戴橡膠手套搬運以外，還不能將藏品人傳人，而是將其放到桌上，另一個人才能接觸。當他們談到如何上天入地，查檔調查，確定藏品的來源和過往時，宛如講述偵探故事，充滿曲折懸念和發現的驚喜。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見報